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

史部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集解孔安國曰免苟免也

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集解何晏曰格正也

老氏稱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

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

索隱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

然

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

若救火揚沸

索隱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

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

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

而爲圜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爲圜謂除其嚴

法約三章耳

斲雕而爲朴

索隱應劭云削凋爲璞也晉灼云凋弊也斲理凋弊之俗使反質樸

也

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

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集解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

高后時酷吏獨

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

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

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

集解徐廣曰屬河東索隱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陽人正義括地志云故楊城

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爲楊唐初改爲洪洞以故洪洞鎮爲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鄆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鄆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也

郎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

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

索隱案姬生趙王彭祖也

野彘卒入

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

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

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

重鄆都濟南閭氏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癩病也索隱荀悅音閭鄆氏劉氏音並同

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

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閹氏首惡餘皆股栗

集解徐廣曰驛脚戰

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

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

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

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

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

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

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

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旣爲書謝上因自

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

索隱案中如字讀謂以法中傷之

都免

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

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

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

索隱漢書作寓人象案寓卽偶

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

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

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



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

集解徐廣曰寧一作寧

穰人也

集解徐廣曰屬南陽

以郎謁者事景

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東溼薪

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駙案韋昭曰言急也索隱操音七刀反操執也

滑賊任威稍遷至

濟南都尉

正義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

年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

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

索隱數音所注反

皆步

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

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

正義百官

表云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

皆人人惴恐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

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

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

索隱解音紀賈反脫音他活反謂脫鉗鉗也

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此人乎乃

賞貸買陂田千餘頃

索隱賞音食夜反賞賒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

假貧民役

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  
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

陽氏

集解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  
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

由以宗

家任爲郎

索隱案與國家有外戚姻  
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也

事孝文及景帝景

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

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  
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

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忤

集解駢案漢書音義曰堅忤也

司馬安之

文惡

集解駢案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

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

均茵伏

集解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軾索隱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

均茵軾也謂下之也馮音凭

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

權相告言罪

索隱風俗通云勝屠卽申屠也

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

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

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贅人

集解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音胎故贅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郿國后

稷所封漢  
豫縣也

以佐史補中都官

正義若京  
都府史

用廉爲令史事

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

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

集解駰案漢書音  
義曰禹持文法深

刻

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

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

集解徐  
廣曰論

一作  
編

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

集解徐廣曰  
爾時未爲陵

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

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

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

集解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鞠

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

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鞠一吏爲讀狀

論其報行也索隱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

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并取

鼠與肉具獄磔堂下

集解鄧展曰罪備具

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

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父死後湯爲

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

集解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

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爲周陽侯

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

集解韋昭曰爲之先後

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爲寧成

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

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卽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

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

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

拘守職之吏

集解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

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

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

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

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

集解韋昭曰制御人

始爲小吏乾沒

集解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駟案服虔曰射成敗也索隱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

正義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爲乾心內不合爲沒也

與長安富

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集解徐廣曰姓魚也

及列九卿收接天

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

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

索隱傳音附

乃請博士弟子治尚

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

集解李奇曰亭平也索隱使之平疑事也

奏讞疑



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

繫令揚主之明

集解韋昭曰在板繫正義按謂律令也古以板書之言上所是著之爲正獄以

廷尉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

奏事卽譴湯應謝

集解徐廣曰應一作權

鄉上

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

弗用愚抵於此

集解蘇林曰主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正義百官表云廷尉奏官有正左右

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卽責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爲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

也

非常釋聞

集解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聞矣駟案瓚曰謂常見原

卽奏事上

是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

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

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

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

集解李奇曰先

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也

於是往往釋湯所言

集解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

湯

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

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

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

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

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  
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  
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  
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

集解徐廣曰元狩二

年

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  
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

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正義緡音岷錢賁也武帝代四

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  
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

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緣出此令用鋤築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二十文也

鉏豪彊并

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

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

集解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爲丞相

天下事皆決

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

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

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

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

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

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  
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  
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貴今自陛下舉兵  
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  
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  
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  
䟽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  
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

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

正義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

寇盜也

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

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

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

集解徐廣曰以利交

及湯

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

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

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

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

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

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

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

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

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

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

集解

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

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

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

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集解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

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

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

致其文丞相見知

集解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

丞相患之三長史

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

正義朱買臣吳人也此時

蘇州爲會稽郡

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

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



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  
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  
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  
爲禮買臣楚士

正義周末越王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  
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爲楚士

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

短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  
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

剛暴彊人也

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  
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

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集解 駟案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正義言湯與田信爲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

曰湯且欲奏

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

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

集解

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責也

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

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  
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  
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陞  
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  
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  
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  
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  
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

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  
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  
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  
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  
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

盜

集解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說文云剽刺也一云剽劫人音敷妙反

縱有姊姁

索隱李奇

音吁孟康音調

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

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

補上黨郡中令

索隱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

縣名治敢行少蘊藉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蘊音愠藉音才夜反

張晏云爲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

縣無逋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

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

仲

索隱案王太后之女號修成君其子名仲

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

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

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

集解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

陵姦及受財物國除

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

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

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

出入關者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隸閱也

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

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

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

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

集解徐廣曰孔暴二

姓大族

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

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

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

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

曰爲死罪解脫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加罪一等

爲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贍餉者二百人爲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

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

索隱案謂豪猾之人干預吏政故云

佐吏爲理也

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

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

集解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後

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

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

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

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閭奉以惡用

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

索隱卒音七忽反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

嫌之

集解徐廣曰嫌音街

至冬楊可方受告緡

集解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

方受之索隱緡錢貫也漢氏有告緡令楊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也縱以爲



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

索隱謂求楊可之使

天子聞使杜式

治以爲廢格沮事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

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格音閣

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

集解徐廣曰屬馮翊

少時椎埋爲姦

集解徐廣曰椎

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

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

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

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

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卽

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  
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  
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  
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  
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  
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  
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  
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

旁郡國梨求

索隱梨音犁梨比也

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

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

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

吏

集解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按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

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

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

集解徐廣曰一云麻成

關

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

索隱茌音士疑反

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

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  
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  
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  
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  
爲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

集解 駟案漢書音義曰  
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

用不足令民  
出錢穀爲之

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

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

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

荀彘所縛

集解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爲庶人索隱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

彘所縛還免爲庶人病死

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

居廷惛惛不辯

索隱惛音昏

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

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畧吏苛察盜

賊惡少年投鋬

集解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鋬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

蒼音胡

購告言姦置伯格長

集解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

江反

設督長也索隱伯音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

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爲

人調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

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攻訾下戶之猾以

煮大豪

集解駟案魚音熏索隱案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令案之以熏逐大姦也

其

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

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

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

還

集解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

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

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

正義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

大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

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

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發

兵伐大宛

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

買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

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

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

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

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

集解徐廣曰尹齊死

未及歛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

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

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

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

集解徐廣曰殷一作

假人亦有姓假者也

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

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

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

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



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

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

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

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

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沈

藏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服虔云沈匿不發覺之法韋昭曰沈沒也

曰羣盜起不發覺發

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

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

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集解  
徐廣

曰詐爲虛文

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

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廐丞

正義百官表  
云太僕屬官

有大廐各五  
丞一尉也

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

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  
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  
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

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

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

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

集解駟案漢書曰成信宣吏

信

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

正義今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風

格殺信吏卒

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抵罪以爲大逆當族自

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

正義杜氏譜云字長孺

南陽杜衍人

索隱地名也

義縱爲南陽

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



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

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

集解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

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

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

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

集解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

十有餘歲

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

索隱案大抵猶大都也盡詆者盡至也

以上

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

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

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

集解徐廣曰天漢三

年爲御史大夫四

歲太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

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  
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邳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邳  
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  
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

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  
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  
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污者足以爲戒

集解

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

方畧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

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

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

集解徐廣曰一

作成索隱推音直追反減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

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

馮翊殷周蝮鵩

索隱蝮音覆蛇屬鵩音至鷹屬以言奇酷比之蝮毒焉

水衡閭奉

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爲圓禁暴不止姦僞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蒼鷹側視舞文巧詆懷生可恃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酷吏列傳遂使書獄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劉奉世曰謂案牘耳非律令也

弟繫導官集解如淳曰大官之別也主酒○漢書師古  
注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

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臣照按前云湯客田甲賈人

始湯與錢通此下云湯欲奏請信輒知之居物致富  
與湯分之前又云甲有賢操責湯行義過失有烈士

風後文云天子案誅三長史出田信豈田信卽田甲乎

猾民佐吏爲治索隱案謂豪猾之人干豫吏政故云佐吏爲理也○臣照按猾民畏縱之嚴反爲吏耳目助

治公務以自效師古解最得如索隱所云則是今之把持官吏也

失之旁郡國梨求○凌稚隆曰梨求漢書作追求

尸亡去歸葬集解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

之屍亦飛去。○楊慎曰：尸亡去者，謂齊死而遺命其家潛逃歸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

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按溫舒未嘗免作爲字，是張湯死溫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卽此時。

雖慘酷斯稱其位矣。○

臣照

按遷身被腐刑，受酷吏之

害，又諸酷吏皆武帝意所向，故深其文，使讀者自明非正辭也。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一

史部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

幸不深  
尤焉

大宛之跡

正義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

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索隱宛音苑又于袁反見自張

騫張騫漢中人

索隱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

建元中爲郎是時

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

正義氏音支按在涼甘肅瓜沙

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祁連間是也以其頭爲飲器

集解韋昭曰飲器棊也

單于以月氏王頭爲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月氏遁逃而常

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

使道必更匈奴中

索隱更經也音羹

乃募能使使者騫以郎應募

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

集解駢案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

索隱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畧甘字或甘其姓號也

俱出隴西經匈奴

索隱謂道經匈奴

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

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

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

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

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

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

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

遣騫

索隱謂大宛發遣騫西也

爲發導驛抵康居

索隱發導謂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

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抵至也居其尼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

有奄蔡酒國也

康居傳致大月氏

正義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于鳩水北爲王庭漢書云去

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

集解徐廣

曰一云夫人爲王夷狄亦或女主索隱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爲王也

旣臣大夏而居



索隱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爲臣而爲之地肥饒少寇  
作君也正義旣盡也大夏國在犒水南

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  
索隱小顏以爲要衣要領衣領凡

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  
于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于文字爲疏者

也

留歲餘還並南山

正義並白浪反南山卽連終南山  
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

至海卽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  
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欲從羌中歸

正義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  
從虫北方狄從犬東郭從豸西方羌從羊

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

集解徐廣曰  
元朔三年

左谷蠡王

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

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

索隱堂邑父之官號也

騫

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

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

索隱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

馬汗血其先天馬

子也

集解駢案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

號曰天馬子

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

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

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罽于寘

集解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寘三百里索

隱扞罽國名也音汗彌寘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卽罽也則拘彌與扞罽同是一名也

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

索隱

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也正義漢書云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山爲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沕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

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  
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

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

出焉

索隱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崑崙

潛行地下至蔥嶺山于冥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沕澤已而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沕澤卽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冥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

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

正義二國名姑師卽車師也

邑有城郭臨鹽

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

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

集解徐廣曰不土著

隨畜與匈奴

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

正義漢書解詁云奄蔡卽闐蘇也魏畧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

屬康居也

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

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

正義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

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泰外國傳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大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

焉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

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

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

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

正義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

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

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

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  
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

正義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  
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十六百里

至斯賓國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干羅國九百六十里  
安息西界極矣南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  
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土著以銀  
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効王面焉

在大月氏西可

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  
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  
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

面

索隱漢書云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

人面形韋昭云幕

錢背也包愷音慢

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

爲書記

集解駢案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索隱畫音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皆旁

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

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

正義上力

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犂鞬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駸難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及五色水晶爲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爲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爲柱琉璃爲牆壁水精爲礎爲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巾齊數匹



與麻蕉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污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閭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魏畧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爲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繞之恐爲獸所食其隣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隣遂絕則逐水草爲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植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繞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卽焦僥國其人也

條枝

索隱漢書作犂軒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

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

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耕田

稻有大鳥卵如甕

正義漢書云條枝出獅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

息王滿屈獻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烏鵲鷹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

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

善眩

集解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顏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

安息長老

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索隱魏畧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

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

之上括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  
王母取食也正義此弱水西王母旣是安息長安耆老  
傳聞而未會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  
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  
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  
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  
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  
山卽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  
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  
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源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在  
于寘國南二千七百里于寘去京九千六百七十里計  
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  
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

餘里嬌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

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  
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  
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

集解徐廣曰身或作毘又作訖索隱

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卽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  
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  
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倚浮圖道不殺  
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  
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  
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  
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  
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  
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  
以天地之中也浮圖經云臨毘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

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綠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脇出生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腳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卽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卽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阿卽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駝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卽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像之始後人所

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爲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  
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  
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  
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  
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  
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  
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  
在北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  
此今衆衆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

正義邛都  
邛山出此

竹因名邛竹節高實中或  
寄生可爲杖布土蘆布

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

國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  
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

臨大水焉

正義大水河也

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

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

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

奴所得從蜀宜徑

集解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

又無寇天子旣聞大

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

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

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

九譯

正義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

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

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

正義犍其連反犍爲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

千餘

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驄出冉出徙

集解徐廣曰屬漢嘉索隱李奇

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正義茂州向州等冉驄之地在戎州西北也

出邛棘

正義樊蒲北反徙在嘉州

邛今邛州樊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

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笮

集解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索隱韋昭云笮縣屬越雋音胙案南越破後殺笮侯作笮都爲沈黎郡又有定笮縣正義氏今成州及武等州也笮白狗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

南方閉雋昆明

正義

雋州及南昆明夷也皆在戎州西南

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畧漢

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



集解徐廣曰一作城正義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有滇越越爲則通號越細分而有爲滇等名也而蜀

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

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

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

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索隱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

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正義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

其明年騫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

圍李將軍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

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

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

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

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

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

匈奴攻殺其父

索隱漢書父名難曉  
靡爲大月氏所殺

而昆莫生棄於野

烏噉肉蜚其上

集解徐廣曰讀噉與銜同  
酷吏傳義縱  
不治道上忿銜之史記亦作噉字索隱

噉音銜蜚  
亦飛字

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

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

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旣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

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太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罃及諸旁國烏

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

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

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

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

來集解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集解

蘇林曰鑿空開通也騫開通西域道索隱案其後使往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

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集解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

稱其意以諭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李奇曰質信也

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

集解徐廣曰漢書作及若

意義亦及也

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

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

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

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

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

而漢始築令居以西

集解徐廣曰屬金城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

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

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持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旣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

夏

集解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

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

輩出此初郡

索隱初郡謂越雋汶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皆叛而併廢之

抵大夏皆

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



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  
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

集解徐廣曰  
元封二年

斬首虜數萬人而

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  
大夏使者旣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  
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  
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  
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  
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

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

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

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

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集解服虔

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爲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

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

樓蘭姑師小國耳

集解徐廣曰卽車師

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

尤甚

集解徐廣曰恢亦作怪

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

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

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

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

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

還封破奴爲浞野侯

集解徐廣曰元封三年

王恢

集解徐廣曰爲中郎將

數

使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

封恢爲浩侯

集解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

於是酒泉列亭鄣

至玉門矣

集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括地志云沙州龍

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

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

遣宗室女江都翁主

集解駟案漢書曰江都王建女

往妻烏孫烏孫王

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

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

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

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

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

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

索隱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畧云黎軒多

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爲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

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

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

石采來

集解璿曰漢使采取持將來至漢

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

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

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

富厚焉於是大觥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

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

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轂抵奇戲歲增變甚盛  
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  
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  
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  
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  
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  
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  
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

漢使取其寶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  
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  
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  
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

集解徐廣曰多作錢

字又或作鐵字

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

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旣多其少從率多進熟

於天子

集解駸案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

言曰

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旣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

敗

集解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孔文祥云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

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馳馬糞爲標驗以其道路惡人畜卽不約行會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益魍魎魍魎也出其北有胡寇出

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



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  
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

集解

如淳曰  
罵詈

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

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  
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  
人彊弩射之卽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  
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  
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

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

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

集解徐軍曰恢先受

封一年坐使酒

泉矯制國除

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

索隱哆音尺奢反又尺者反

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

軍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

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

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

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

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  
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  
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  
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

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

集解徐廣曰太初二年  
趙破奴爲浞稽將軍二

萬騎擊匈奴  
奴不還也

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

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

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

集解晉灼  
曰易輕

爲外國笑

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

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

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

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

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

城集解徐廣曰空一作亢蓋以水蕩益發戍甲卒十八

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集解如淳曰立

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正義音謫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

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  
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及

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  
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  
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命頭命頭不  
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  
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  
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  
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

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  
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  
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  
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  
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  
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  
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  
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

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  
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  
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  
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  
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  
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

索隱昧蔡大宛  
將昧音末蔡先

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

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

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

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

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

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

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

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

守詣大將軍

集解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軍

四人相謂曰郁成

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



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  
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  
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  
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  
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  
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  
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  
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

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

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

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

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集解

駟案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

集解徐廣曰奮行者及以

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

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

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  
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  
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  
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集解徐廣曰一本無置字酒泉都尉  
集解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爲淵字也西至鹽水往往有  
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  
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

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

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

集解

鄧展曰漢以窮河源于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爲河源出于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闕不言出于崑崙也索隱惡音烏於何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于大夏于冥于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爲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爲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于冢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冥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並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禹貢各互舉耳

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索隱案漢書作所有故哉如淳云放

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卽信耳而荀悅作放劾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蔥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大宛列傳爲發導驛抵康居。○凌稚隆曰按導驛二字觀後書烏孫發導譯送騫還則此驛亦當作譯

旣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爲臣而爲之作君也。○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服屬爲臣而月氏因居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之

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少從

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余有丁曰進熟或是進見而熟於天子故得以進言若老成者憚行役不肯言矣注熟美之說未必然也

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集解徐廣曰空一作宐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臣照按兩空字或作宐今考其文義蓋上空字是宐字耳水宐猶水源觀後文甚明蕩敗之說非是蓋



欲奪其水非灌以水也灌以水則又何渴乏之有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  
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卽太史公所謂禹本  
紀者歟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謹案卷一百二十二第七頁後三行索隱如淳曰  
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各本俱脫索隱二字據毛  
本索隱增

卷一百二十三第一頁後二行正義在索隱之前  
檢諸本俱然蓋沿舊誤姑仍之

第二頁前三行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據集解不  
釋故字索隱及漢書張騫傳俱無故字此故字  
應誤衍

第四頁前七行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案漢書西域傳鹽澤下有去字

第六頁前四行南乘海刊本南訛自據後漢書西域傳改

第六頁後五行土多金銀奇寶刊本多訛地據後漢書西域傳改

第六頁後七行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案為字下當有脫文

第七頁前一行秦云定重參間門樹皮也案此句  
疑有脫誤

第七頁前六行植之滋息無極刊本植訛擲今改  
第七頁後一行索隱當在上節末奄蔡黎軒下諸  
本誤移於此姑仍之

第八頁前一行既是安息長安耆老傳聞案史本  
文無安耆二字此蓋誤衍

第八頁前二行西有弱水流沙刊本沙訛水今改

第八頁前三行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云檢大荒  
西經無此文觀下云與大荒西經合則此非大  
荒西經明矣四字誤

第八頁前五行弱水源在女國北刊本源訛流據  
上文改

第八頁前七行此皆據漢括地論之案此句有訛  
脫

第九頁前一行爪赤如銅刊本爪訛爪今改

第九頁後四行佛一一以指畫石刊本石訛名今  
改

第二十四頁後六行其實出于冢嶺山刊本冢訛  
蔥據毛本索隱及尚書傳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 臣郭 寅

謄錄監生 臣劉 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一百二十

七 四至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二

史部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集解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

正義言文之敝小人以儗謂細碎苛法亂政

而俠以武

犯禁二者皆譏

正義譏非言也儒敝亂法俠威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

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

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

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

索隱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

功名則見記於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

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問巷

人也

集解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哲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

讀書懷獨行君子

之德

索隱行音下孟反

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

憲終身空室蓬戶

正義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

獨坐而  
弦歌也

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

索隱厭飽也於艷反

四百餘年而

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

亡死生矣

索隱阨音厄

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

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

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

集解

徐廣曰在廣川正義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

夷吾桎梏

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

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

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

有德索隱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必知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

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

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以言小竊則為盜而受誅也竊國者侯

侯之門仁義存索隱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使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

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

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索隱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

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  
卑論儕俗以取榮寵也  
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

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窶

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

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

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

得而聞已近世延陵

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  
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

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  
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

孟嘗春申平原信陵

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

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

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

索隱

施音以  
鼓反

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

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

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

索隱

扞即捍也違扞當代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

之法網謂犯法禁也

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  
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



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  
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  
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輜牛

集解徐廣曰音雖駟

案漢書音義曰小牛索隱輜音古豆反案大牛當輓小爲輜牛

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

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

索隱案季布為漢所購求

朱家以布髡鉗為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  
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

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

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

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

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

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

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

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

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

閻氏

索隱閻音間案為郅都所誅

陳周庸

索隱陳國人姓周名庸

亦以豪聞景

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

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集解徐廣曰陝疑當作邾字邾川有邾縣南越傳曰邾壯士韓

千秋也索隱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邾陝音如冉反邾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軹人也

索隱漢書云河內軹人也

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

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

少時陰賊

索隱以內心忍害

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

報仇藏命作姦

索隱案謂亡命也

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

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

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

索隱

蘇林云言性喜為俠也

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

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

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

索隱負恃也

與人飲使之嚼

集解徐廣曰音

子妙反

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

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

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

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

集解徐廣曰遣使去

罪

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

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

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

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

索隱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

作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

集解如淳曰更有三品有

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

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數

音朔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反

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

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

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

索隱色具反

終不聽客乃見郭

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

索隱謂屈曲聽解也

解乃謂仇家曰

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

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

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

索隱漢書作無庸蘇林曰

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  
令洛陽豪居其間也

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

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  
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

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

舍養之

集解如淳曰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為解

迎亡者而藏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

索隱案訾不滿三百萬已

上為不中

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

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

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

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

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

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

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集解徐廣曰屬

在同州韓城縣南身至臨晉正義故城在同州臨晉籍

二十里漢夏陽也

馮翊縣西南二里

馮翊縣西南二里

臨晉籍

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

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



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  
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  
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  
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  
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  
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  
為俠者極衆教而無足數者

集解徐廣曰教倨也

然關中長安樊

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

孺集解徐廣曰鴈門有鹵城也索隱漢書作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臨淮兒長卿

東陽田君孺

索隱漢書作陳君孺然陳四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其東陽蓋貝州歷亭縣者為

近齊故也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

索隱蘇林云道猶方也如淳云京師四出道也

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

羽公子

索隱舊解以趙他羽公子為二人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

南陽趙調之徒

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

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

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

集解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哀落矣

惟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迷贊曰游俠豪倨藉藉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離於更偉哉翁

伯人貌  
榮名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游俠列傳○

臣照

按遷意所不滿莫若公孫丞相及衛霍觀倭幸傳之闌入衛霍可見此言儒不如俠其所為儒即指公孫輩言而班固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亦不達其旨矣

侯之門仁義存索隱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余有丁曰按此即上文嚮其利者為有德意也索隱注未明

近世延陵集解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云

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

代何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楊慎曰延

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

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

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

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

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

若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

且無用待我待我去○王若虛辨惑曰疑重用待我字  
然關中長安樊仲子至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臣照  
按此數行皆後人所續玩前後文義自得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考證